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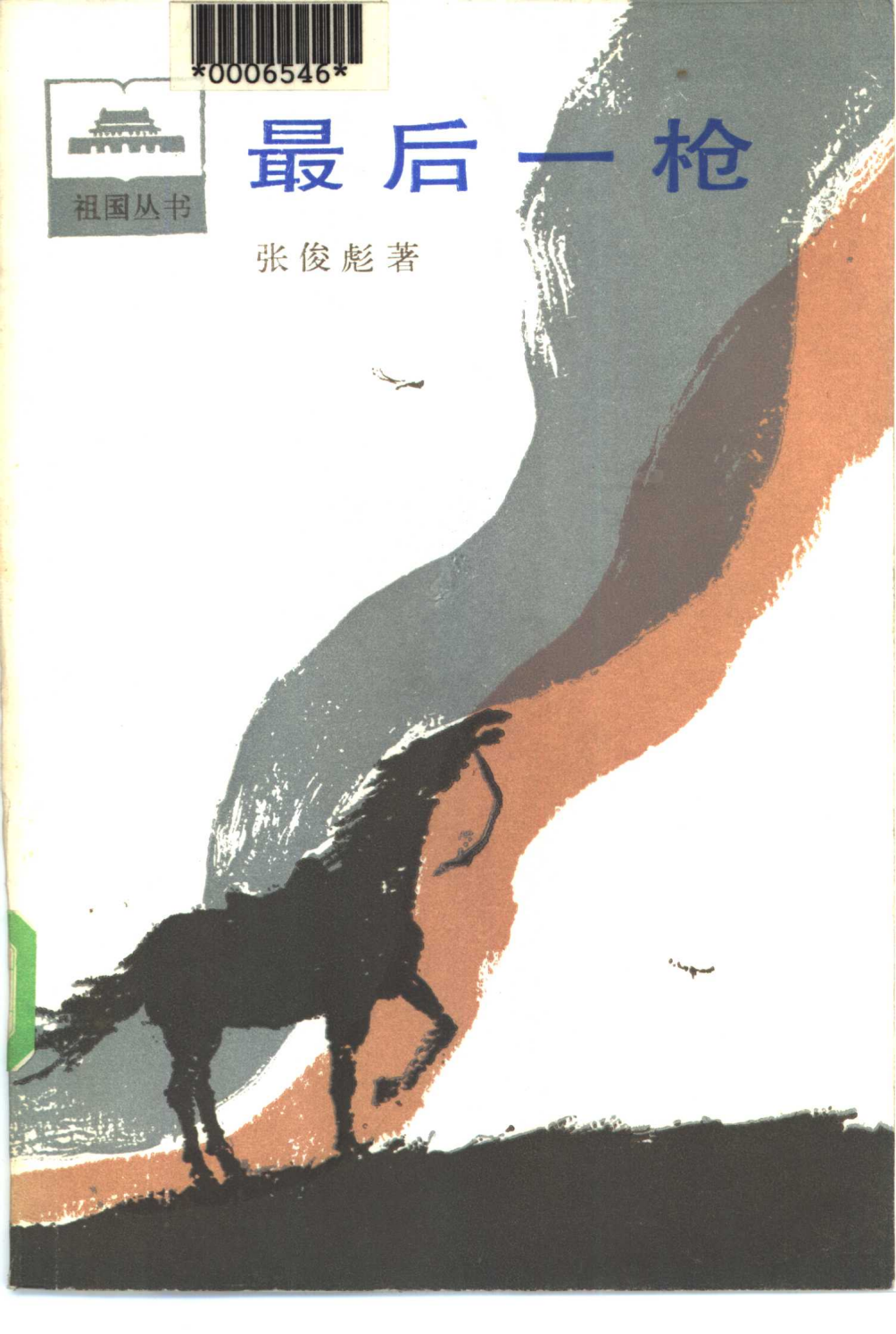


0006546



最后一枪

张俊彪 著





祖国丛书

最后一枪

张俊彪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吴冠英

最后一枪

张俊彪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5.25印张 3插页 305千字

198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500册

定价2.10元



董 振 堂

60083/11

英雄战死错路上，
令我深怀董振堂。
猿鹤沙虫经世换，
高台为你著荣光。

叶剑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目 录

第 一 章	炮火点燃的村庄.....	1
第 二 章	一个难堪的白眼.....	10
第 三 章	吃了官司又遭打.....	22
第 四 章	立志求学.....	33
第 五 章	两颗心跳出了同一个节奏.....	42
第 六 章	这里是一个乱哄哄的世界.....	59
第 七 章	培养将帅的地方.....	67
第 八 章	基督将军.....	83
第 九 章	从零开始.....	95
第 十 章	皇帝的末日.....	103
第十一章	攻如猛虎守如泰山.....	109
第十二章	从五原誓师到西安解围.....	117
第十三章	纵横九州论英雄.....	129
第十四章	新奇的恋爱与婚礼.....	140
第十五章	瞬息之间的风云变幻.....	152
第十六章	相见时难别亦难.....	167
第十七章	临别赠言.....	180
第十八章	高挂的条幅落地了.....	189
第十九章	发生在除夕夜晚的事情.....	203

第二十章	孙氏店车站的兵暴·····	216
第二十一章	来自南京的申斥电·····	226
第二十二章	同床异梦·····	238
第二十三章	枪毙了李旅长的侄儿·····	253
第二十四章	糊岭咀·····	268
第二十五章	宁都是一个火山口·····	279
第二十六章	中共特别支部·····	293
第二十七章	十万火急的缉捕令·····	302
第二十八章	在黎明的霞光中·····	313
第二十九章	第一声枪响·····	323
第三十章	朝着红日升起的地方·····	331
第三十一章	宣言·····	338
第三十二章	水口大战·····	348
第三十三章	在战友的遗体前·····	365
第三十四章	湘江突围·····	377
第三十五章	老山界顶峰上的一场恶战·····	393
第三十六章	横跨大雪山·····	404
第三十七章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420
第三十八章	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432
第三十九章	鲜花堆起的烈士墓·····	440
第四十章	一封特急的绝密信·····	450
第四十一章	困守高台·····	463
第四十二章	黑河岸边的最后一枪·····	474
后 记	·····	483

第一章

炮火点燃的村庄

战士的品质是相同的，英雄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同。董振堂将军一来到这个饱经沧桑、千疮百痍的大地上，就面临着一个饥荒、灾祸、残杀和战乱的悲惨世界。

公元一八九五年十二月，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白茫茫的天，白皑皑的地，白晃晃的太阳，白光光的村舍，天地间一切都是苍白惨淡的，仿佛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唯有滏阳河在三尺厚的冰雪下，迈动着顽强而又坚毅的浪脚，和滹沱河一起汇入富有传奇色彩和美妙传说的子牙河，飞腾过海河，呼啸进东海，显示了生命的无限活力。她发出的每一阵低沉而有力的轰响，都鼓涌着大地的热力，吟唱着复苏的壮歌！就在这样一个严寒冷酷的日子里，当中华民族正处于多灾多难的艰困时世中，董振堂降临到人间。

振堂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滏阳河畔李家庄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里。他家有一百来亩土地，十来间草房，靠着祖父和父亲披星戴月地苦做苦受，祖母和母亲节衣缩食地忙里忙外，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倒也不错，不缺吃，不少穿，比富不足，比穷有余，还真是个穷苦庄稼人挺眼热的小康之家呢！

李家庄虽是一个大村子，土地上百顷，人口近两千，但土地十分贫瘠，春时满目黄沙，秋日四野白碱，十年九灾，非旱即涝，百姓的日子象熬煎硝盐一样艰难，一个个穷得叮当响，谁家还能供得起学生呢？

振堂的父亲董俊清，是李家庄数得上的精明能干人。他不光庄稼活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凡事都喜欢讲个谋划，很有心计。振堂刚刚开始省得一点人事时，哥哥升堂已经完全懂得人间世事了，而弟弟庆堂才会哇哩哇啦学说话。这时，父亲就不止一次地用满怀希望的目光望着他们兄弟三人，语重心长地说：

“你爹我虽说是个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庄稼汉子，受尽了苦，遭尽了罪，但却不是个眼光只能触到脚面上的糊涂人。如今，眼看着你们兄弟三人由笤帚把似的一点儿渐渐长大了，爹这心里，就象鸡毛翎子扫着一般地熨贴啊！我一不想发家致富，二不想欺压乡邻，一心只想着多攒几个钱，供你们兄弟三人上学念书，日后也好成个功名，出人头地。俗话说得好，给儿攒钱不如供儿念书。钱攒得再多，总有尽的一日，可书念得装到自己肚子里，一辈子也用不完，就是贼娃子想偷也偷不去啊！你们兄弟三人真要是把书念成了，过一辈子清闲舒适的好日子不说，还可以给咱董家扬扬名声，显显父母，光耀祖宗，改换门庭啊！”

父亲每当说到起劲时，总要把旱烟锅子在炕边上敲得当当响，显出一副很动感情的样子。

哥哥升堂的心，完全被父亲的这番话打动了。他连连朝着父亲点头，样子既虔诚又恭敬，表示把父亲的话字字句句全都铭刻在心上了。

弟弟庆堂不知究竟听没听父亲在讲话，他只顾自个儿玩得乐，一只小手不停地拍着嘴巴子，哇啊哇啊地打乐乐。

振堂对父亲的话，虽说不象听天书那样令人不解其意，但也十分费劲，有一半听得似懂非懂，一半也就含含糊糊了。

父亲却不管他和弟弟听懂听不懂，总断不了隔三见五地要给他们讲一番关于念书的大道理。就这样，一直讲到哥哥去念“人之初，性本善”了，父亲那种“子不教，父之过”式的启蒙教育非但丝毫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

到了振堂六岁这一年，父亲正在尽力为他念书的事情操劳时，八国联军入侵，社会动荡不安。狼烟四起，年成不好，国破家难，境况日衰，振堂家的日子也一天不如一天了。父亲经常对天叹道：

“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振堂这娃正赶上这种兵荒马乱的世道，念书的事恐怕吹了！”

振堂毕竟年幼，懂得的事情还很少，终日价总喜欢跟在爷爷的屁股后面活蹦乱跳地玩。他不爱听父亲那些没完没了的念书经，却对爷爷的话发生了极大兴趣，特别是爷爷讲的故事，他最爱听了。至于哥哥整天去私塾念书，他并不十分眼热，只是那颗对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感到特别好奇的童心，鼓动着经常想跟着哥哥到学堂里去看一看。有时候，哥哥在院子里背书，那模样儿真叫好笑，双手捧着书，两眼眯成一条细缝儿，走走停停，背背看看，边转圈子边念念有词。更好笑的是他看书的动作，总象做贼一样，赶快偷看一眼又立即合上书本，继续之乎者也地背起来。振堂觉得好玩，经常模仿着哥哥的样儿，双手捧一片桐树叶，偷偷地跟在哥哥后面出洋相。久而久之，他竟能背出不少诗句来。当然，诗句里的意思，他

是一点儿也不懂的。

从春天到秋天，他不仅从哥哥那里听来了很多诗句，而且还能十分熟练地背出几首诗来。渐渐地他对诗也发生了兴趣。他曾几次试探着问哥哥这些诗句什么意思，希望哥哥能给他讲讲。但哥哥却很难理解他的心情，总是板着面孔，极不耐烦地说：

“去去去！没事儿找爷爷玩去，少打扰！”

他一见哥哥的那副脸色，心里老大不高兴。但是，不高兴归不高兴，哥哥背书时他还是挺眼热的！他一瞅见哥哥在院里背书，就扒着窗棂，嘴对着院子，放开嗓门，象小喇叭似地播放开他从哥哥那里听来后，又背得滚瓜烂熟的那首千古名诗《过零丁洋》来了。

说来也怪，爷爷在什么事上都护着他，只是在这件事上，却向着哥哥。爷爷只要一见他跟哥哥捣蛋，保准要把他连拉带拖哄到一边去，给他讲故事听。爷爷的故事可多啦，有神话传奇的，有前朝古代的，还有妖魔鬼怪的，小振堂一听起来就没个完。

这一天，父亲和母亲一早就下地了。奶奶烟熏火燎地做好早饭，给爷爷、哥哥和振堂把饭舀好，自己顾不得吃，就背着弟弟，提着饭篮给下地收秋的人送饭去了。

奶奶和弟弟走后，哥哥拿了两个黑面馍，边吃边上学了。爷爷说他心里不好受，一口也没吃，就背靠着院里一棵桑树，坐在一个劈柴墩子上，望着乱云飞渡的天空直发愣。他那葱须似的胡子，乱蓬蓬地散落在胸前，菜青色的老脸上布满了沟壑一般的皱纹，象阴云密布的天空一样罩上了一层阴郁的愁云，两只昏黄无神的眼睛，仿佛两眼深沉干枯的古井，看起

来又衰老了许多。只隔了一夜，他的头发似乎更白了。

爷爷有爷爷沉重的心思，小振堂却一点儿觉察不出来。他吃完饭后，跑到墙角撒了一泡尿，双手提着裤子跑过来，亲了一下爷爷的下巴颏，央求道：

“爷爷！裤子！”

爷爷帮他系好裤带，从怀里推开他，说：

“去吧！一边玩去，爷爷心里难受！”

振堂是爷爷平素最疼爱的宝贝蛋儿，这阵儿觉得受了委屈，小嘴撅得老高，靠在爷爷身上赌气地说：

“就不！就不！……”

爷爷用老树皮一般粗糙的大手，爱抚地摸着振堂的头，哄道：

“好吧！爷爷给你讲个故事！”

一听爷爷要讲故事，振堂高兴了。他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用期待的眼光望着慈祥 and 和善的爷爷。

爷爷点燃一袋烟，吧哒吧哒地抽着，思索着故事的开头。

振堂静静地靠在爷爷的怀里，脊背紧贴着爷爷那宽阔的胸膛，双手扶着爷爷那老树根一般突兀起来的膝盖骨，屏息静气地等着听爷爷要讲给他的新故事。

过了一阵，爷爷咳嗽一声，开始讲了。

“爷爷这一辈子，没赶上好朝代，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盼了一辈子，盼到黄土埋到脖根下，还是没见一个好日子的兆头来。你们兄弟三人，又都生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看来又要和你爹、你爷爷的命一样苦啦！唉！朝廷腐败，百姓遭殃啊！咱们祖辈三代，恐怕没有过好日子的指望啦！”

“爷爷，这故事不好听，你讲个好听的嘛！”

“这是开头的话，后头就好听啦！”

“爷爷，你拣个好听的讲吧！”

“好。你仔细听着……爷爷刚成人，正赶上鸦片战争。洋人的洋枪洋炮刚一响，朝廷的军队就象老鼠见了猫，溜的溜，逃的逃，让开地盘让洋人洋马横行霸道。清廷的卖国贼为了讨好洋人，又是割地，又是赔款，让洋人骑在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撒尿，还不准百姓吭一声！俗话说，前面有了辙，后面好行车。从道光皇帝开始跟洋人订条约，一直订到慈禧太后，订来订去，又订来了一个八国联军，还不知又要订出一个什么约来！这些卖国条约，硬是把好端端的一个中华国土让洋人瓜分了，他们把中国人的血都快吸干了！要不然，爷爷为啥这么瘦呢？瘦得皮包骨头，象一截朽木，风都能吹倒了……”

振堂听到这里，感到很奇怪，禁不住问道：

“爷爷，洋人为啥都要欺侮中国人呢？”

爷爷吸了两口烟，略微思索了一下，说：

“中国好比一只大肥羊，洋人好比一群饿狼，狼要吃羊身上的肉，就要结伙来咬羊。洋人都来侵占中国，就是为了发咱们的洋财嘛！”

振堂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又来了。

“爷爷，你见过洋人吗？他们什么样子，很害怕吗？”

爷爷吐出一口烟，轻蔑地说：

“离咱庄五里路的毕家庄，就有洋人建的一座‘天主教堂’，那些家伙专门吸收地痞、流氓、恶棍做‘教徒’，整天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真真是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洋人都长着黄卷卷头发，红胡子，蓝眼睛，大鼻子，说话哇哩哇

啦象鬼叫，活象一群害人的魔鬼！

振堂就象听那些神神鬼鬼的故事一样，吓得头发根儿都竖起来了，浑身不住地打冷颤，直往爷爷的怀里靠。

“爷爷！我怕！怕极了！”

爷爷双手把他搂在怀里抱紧，说：

“不要怕，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早在鸦片战争那阵儿，洋鬼子到三元里一带去抢东西，被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百姓围在牛栏内，一气就打死了几十个，剩下没死的全都吓跑啦！这回八国联军来侵犯，一来就被义和团打得人仰马翻，屁滚尿流……”

“洋鬼子为啥怕百姓？”

“洋鬼子少，百姓多，他们打不过嘛！”

“官怕不怕洋鬼子？”

“有的官怕，有的官就不怕！”

“哪个官不怕？”

“林则徐就不怕。鸦片战争的前一年，他是湖广总督，在虎门海滩把收缴来的鸦片，下令一把火全烧了。听说那回烧了洋鬼子的鸦片足有几座山头那么多，光火就烧了几天几夜，气得外国人躲在阴沟里直磨牙，就是不敢闪面！”

爷爷说到这里，神情十分激动，眼睛里都有光彩了。

振堂见爷爷不再难受了，高兴了，就挥动着小拳头，大声对爷爷说：

“爷爷！你等着，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当林则徐，一定要当义和团，让你和奶奶，还有爹和娘，都过好日子！”

爷爷听了，高兴得把振堂抱起来，亲着他的小脸蛋。

振堂又问：

“爷爷，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事的？”

爷爷望着振堂，又点燃了一袋烟。抽了几口，想了想，说：

“常言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爷爷小的时候，家境还算不错，也读过几年书，识得一些字。后来，鸦片战争爆发了，《南京条约》一签订，百姓都穷了，咱董家也垮了……爷爷今天跟你讲的，有些是听人说的，有些是从书上看的。你想知道天下的大事，就要好好念书哩！天下是读书人的事。百姓只是下苦的，养活那些读书人的……”

爷孙俩正说着，忽然，村里有人大声喊叫起来了。

“快跑呀！洋鬼子打过来了！离这儿不远了！快跑吧……”

爷爷一听，脸色立时变得铁青。他真想等着洋鬼子来，豁出一条老命去，拚个你死我活。可是，振堂就站在他的面前，双手抱着他的一条大腿，瞪大了两只胆怯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为了小孙子，他不想跑也得跑了。

爷爷背起振堂，三步两步地出了大门，钻进了一片还未收割的秋田里，和乡亲们一起在庄稼地里转来转去，最后一家人终于都转到了自家的玉米地里，悄悄地躲藏起来了。

大约在庄稼人吃过午饭的时分，村子里果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声和轰轰隆隆的爆炸声。听到枪炮声，人人那颗紧张的心都紧缩了。

枪声断断续续地响了半天。夜幕降临了，灰蒙蒙的天空从四面压下来，压得人连气也喘不过来。田野里一片寂静，静得怕人。

振堂望着夜空的星星，不由得想起了爷爷白天讲的那些故事。不知怎么回事，他总把想象中的洋鬼子的眼睛，和那些

冷冰冰的闪着蓝光的星星联在了一起。他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装进了仇恨。

突然，四下里一齐呼喊起来了。

“村子着火了！快回去救火吧！……”

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第一个朝火光方向冲去。

哥哥搀扶着奶奶，母亲怀抱着惊哭的弟弟，爷爷背着振堂，也朝着火光扑上去了……

一家人先后跑到村子里，只见自己家的草房在秋夜的疾风中卷起了数丈高的烈焰。

父亲双手挥动一把竹扫帚，在腾腾的烈焰中拚命扑打。他的头上和身上都冒着火苗儿。

母亲和哥哥赛跑似地抬来水，一盆一盆往火里浇。可是，那一盆一盆的水，泼进烈火中，就象加进了一瓢一瓢的油，火舌喷吐、翻卷得更凶了。

爷爷抡着一把大铁锹，一锹接一锹地把泥土往火里丢。他的肩膀头上，几束火苗一蹿一蹿地直往上冒，就象几条毒蛇从嘴里喷出来的蓝色毒火，燎着他那满头的银发和雪白的胡子。

奶奶拉着弟弟，哭得死去活来。她一手拽着弟弟，一只老手焦急地在空中乱抓乱挖着，一声连一声地哭喊着：

“天哪！天哪……”

乡亲们扑灭了自家的小火，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帮振堂家救火了。呼呼的风声，熊熊的火光，嘈杂的人声，凄切的哭叫，真把人的心能撕成碎块儿！

振堂怔怔地站在一旁，望着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火，不知什么时候脸上挂了两串泪珠儿。也许，他从这时便尝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儿！

第二章

一个难堪的白眼

天亮了。

李家庄的上空充满了被秋风扬起的黑灰。

庄稼人是最有韧性的。过了半月，墙上的弹孔抹光了，房上的火痕除掉了，路上的炸弹坑填平了。就连振堂家那一排被烧的草房，也基本上重新修建起来了。是啊！庄稼人又是最能求得生存的，尽管他们对这种生存条件的要求简直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可怜程度！

时间长了，不知从哪里又传来一股风，在李家庄很快就吹开了。一天晚上，父亲从外面回来，把刚睡下的爷爷叫起来，点亮灯，坐在炕上说开了悄悄话。

父亲压低声音说：

“村里人都在私下里议论，说年前咱村那场大火，不是八国联军的炮火点燃的，而是毕家庄天主教堂里那几个洋人唆使刘麻子、张三、宋毛兰几个恶棍教徒，伙同几个庄上的地痞流氓，装成洋鬼子干的缺德事！”

爷爷捋着胡子，点了点头：

“嗯，我早就怀疑是这帮坏蛋干的！可就是猜不透，他们